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三六回 宛子城副賊就擒 忠義堂經略勘盜

話說梁山忠義堂上群盜，各執器械，分頭殺出，與官軍死拚，獨戴宗跟了吳用進內，一直到了吳用臥房。戴宗道：「軍師有何驅策？」吳用一言不答，只是忙忙碌碌，湊集些散碎銀兩，打了一小包，遞與戴宗，便道：「你的神行符隨身有否？」戴宗道：「盡有。」吳用手一招，急走出房外隙地上，附耳道：「大事去矣。我同你還在這裡做些什麼？快把神行符來，我帶你尋別路去，否則性命難保了。」戴宗呆了一回，問道：「公明哥哥三日不見，不知何往。」吳用道：「你跟了我去，自會見面。」戴宗無可如何，取出神行符與吳用縛好了，飛也似偷到後關。官軍正在攻打，燕青正在把守，見了吳用、戴宗，急問：「軍師、院長何往？」吳用道：「你在此牢守，我去探看一回形勢就來。」說罷，從關旁僻處縫關而出。正欲走洞，卻叫聲若，原來官軍大隊進來，各處都屯了兵馬，那條趨洞的路，也被官軍占住了。戴宗道：「怎好？」吳用立定了，躊躇一口道：「不妨，且隨我來。」便與戴宗故意慢慢地行走，看望官軍空隙處曲曲灣灣走出。官軍望見他們慢走，道他是自己的人，不是逃賊，又因攻關要緊，不來追查。吳用、戴宗一抹地溜出官軍營後，作起法來，飛也似的抹過東山腳下去了。卻不防劉慧娘在東山行台上瞭望，瞥眼看見，便道：「久聞梁山有神行太保戴宗，前面走的必定是他，同走的必定是宋江。」急教劉麟騎匹快馬，飛也似追去，「如追不著，便飛速去報知大營，教康捷即速追拿。」劉麟聽罷，提起雙銅，飛也似追去了。雲龍已與苟桓督率軍士，親冒矢石，力攻後關。燕青見吳用出去，本來疑惑，忽聞得三關已失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雲龍、苟桓已各率本部人馬殺上關來，歐陽壽通勇猛先登，正遇燕青，力戰數合。燕青心慌意亂，那袖弩也無從發，早被歐陽壽通一鞭打著凶門，腦漿迸裂。官軍潮湧登關，後關已破。雲龍、歐陽壽通、唐猛領左隊，苟桓、祝萬年、真祥麟領右隊，一齊殺到關中。六將一齊備呼殺賊，逢人便砍，逢馬便搠，一路殺到梁山內寨後門。

再說陳希真領范成龍從三關內殺到左關，去接應自己的兵馬。范成龍仗著鐵脊矛當先開路，遇有賊人游騎軍馬，立時斬獲。頃刻到了左關，劉廣已身先士卒，破關而入。祝永清、陳麗卿一齊入關，張青、孫二娘死命敵住。陳麗卿一條梨花槍飛花滾雪，戰鬥孫二娘。孫二娘究竟力氣平常，交鋒不上餘合，麗卿得個破綻，刺中腿跨。孫二娘翻身下馬，眾軍一齊上，拏捉過來。張青正在苦鬥祝永清，忽見渾家被擒，一個心慌，吃祝永清擺開畫戟，輕舒猿臂，只一提，脫離離鞍，生擒過來。背後樂廷玉、樂廷芳、劉麒都殺進關來，正似三隻猛虎，狂吼暢殺，登時賊兵掃盡無餘，左關已破。劉廣與陳希真合兵一處，殺到梁山內寨東門了。

再說雲天彪率領左軍，親司旗鼓，策眾攻擊右關。段景住不知就裡，正欲死命相敵，忽聞得三關已失，賊兵一齊大亂。聞達已從關右雲梯攻上，力斬百餘人而入。龐毅登關，直抄中段。段景住措手不及，吃龐毅刀背一敲，撲的跌倒在地，眾軍上前活捉過來。風會、哈蘭生已從關左殺上，二人猛勇當先，殺賊無數。天彪、傅玉也領兵殺入，傅玉長槍卷舞，殺賊無數，右關已破。天彪領兵直殺到梁山內寨西門了。

且說張經略領大兵直攻梁山內寨前門，伯奮、仲熊兩馬當先。正遇盧俊義，挺著樸刀，把住門中。伯奮、仲熊大怒，一齊奔上前去。此時梁山大事已去，盧俊義也明知難活，只是不甘心白死，便挺樸刀直鬥伯奮、仲熊。二子一齊大喝道：「賊子到此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盧俊義也無言回答，挺刀直砍過來。伯奮急用雙錘架住，仲熊已一刀溯入。盧俊義不慌不忙，輪轉刀來，敵住了仲熊。伯奮又一錘打進，盧俊義托地躍馬跳出圈子，展開了樸刀，重複殺進來。伯奮、仲熊一齊迎敵，三馬盤旋，大門六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張經略、蓋天錫都在後面，看那伯奮、仲熊力戰盧俊義，殺氣飛騰，神威酣暢。盧俊義合死忘生，兀自轉戰不衰。

蓋天錫便對張公道：「經略在此督戰，我不如分兵去襲他寨子去。」張公稱是。蓋天錫便率領金成英、楊騰蛟、韋揚隱、李宗湯、王進，分兵一半，抄擊賊寨。韋揚隱、李宗湯得令，一來為皇家出力，二來為故主報仇，便率眾搶寨，奮呼殺賊。金成英、楊騰蛟、王進也鼓舞銳氣，大呼而前。五員上將殺上寨去，寨上僅有蔡福、蔡慶把守，如何敵得。五人奮勇入寨，金成英順送一槍，擲死了蔡福；楊騰蛟斜劈一斧，砍殺了蔡慶。韋揚隱、李宗湯、王進殺賊無數，奪門而入。蓋天錫也馳馬進去了。

盧俊義已與伯奮、仲熊力戰到一百三餘合，忽見寨子已破，卻不慌亂，只顧死鬥。伯奮心焦，想道：「只好誘他一誘。」便展開雙錘，擺出那擎天按地的勢來。盧俊義如何不識得，便將計就計，一刀擗將進來，原想他一錘打下，便閃過去砍他背後。伯奮卻故意不打，托地退回數丈。仲熊眼明手快，便使個旋天轉地勢，一刀覷准盧俊義左肩砍來。盧俊義刀溯個空，急忙掉轉刀來，掃轉左三路，卻好將仲熊的刀架住。伯奮、仲熊立意要擒拿此賊，力戰不捨，盧俊義此時也拚出了性命，三騎馬不住的惡鬥。背後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已將三關上的游賊，都接捉淨盡，押解了朱仝、雷橫及一切群盜，並無數首級，隨後上來。見伯奮、仲熊力戰盧俊義不下，便要一齊上前去幫。張公道：「無須也，看本帥親去擒這賊。」便提鞭策馬，飛出核心，取出左邊麒麟袋內一張鐵胎樺皮寶雕弓，右手便去飛魚壺中抽出一枝修乾雕翎狼牙箭。只看那伯奮、仲熊和盧俊義奔雷駭電廝殺，張公搭箭弦上，暗想：「若要射殺他不難，只是生擒正法為是。」便舉起雕弓，拽開來正似一輪滿月，端的右手如抱嬰兒，左手如托泰山，覷定了盧俊義，撒放過去。弓如霹靂鳴，箭如逸電飛，不偏不倚，正中著盧俊義右肩。盧俊義狂吼一聲，往後便倒。伯奮急忙下馬，奮勇按住，仲熊一同下來協捉。張公大喜，便統大軍殺進寨內。

此時左軍雲天彪、傅玉、風會、雲龍等將，右軍陳希真、劉廣、祝永清、苟桓等將，都一齊打破了寨子。蓋天錫率金成英、楊騰蛟、韋揚隱、李宗湯、王進，一路殺賊而入。刀如螞蟻集，箭若蝗飛，官軍喊殺之聲，賊兵號哭之聲，並作一片喧鬧。刀斧叢中，血屍堆裡，左右指著一人，對蓋天錫道：「前面那個穿黃金甲的，便是小旋風柴進。」蓋天錫一聽得「小旋風柴進」五字，便止住左右，休得亂殺，挺著父親遺留的那口佩刀，驟馬追去，大喝：「柴進過賊，快快下馬受縛！」柴進此時已是三魂出舍，七魄離身，再經蓋天錫一喝，早已撞下馬來。蓋天錫親手抓來，擲與眾軍士攔了。裴宣見了，挺著雙劍，驟馬來救。王進早已挺槍攔住，單槍雙劍，合攏便鬥。可想裴宣是不是王進的對手，不上三合，王進順手舞槍進去，揀他不致命的左腿上一槍擗著，擗於馬下，眾軍士上前捆捉過來。雲天彪統友軍殺入，正遇著蔣敬，持了一束賬簿，意在潛逃。被雲龍手起一刀，揮為兩段。眾軍大呼殺賊而入。陳希真統右軍殺入，陳麗卿驟馬當先。皇甫端正抱頭飛逃，猛回頭看見那匹棗騾馬，稱贊道：「好一匹馬！」早吃劉廣一刀砍去，頭顱滾落。眾軍殺入，時維宣和三年七月初六日申刻。殿帥府掌兵太尉、經略大將軍、燕國公張叔夜，統領中左右三營並二萬天兵，殺到梁山泊忠義堂上。

且說宋太公在上房內，宋清侍立，聞得外面喊殺振天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遍問左右，均說官軍已殺進寨內，主帥不知何往。太公道：「昨日他們都說我的兒子在前關打仗，此刻不見，莫非有三長兩短了麼？」大眾慌忙之中，也沒有半個人理他。太公急叫宋清出去探看。宋清去了一回，面如土色，抱頭鼠竄而來，道：「爹爹，不好了！官軍殺進來了，我哥哥諒來已死。外面殺人如切菜一般，怎生是好？」太公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江兒呀，我害了你了！那時節，我大不該依你來此。到如今，你死我亡，懊悔不及。」說未了，只聽外面喊殺逼近，已到忠義堂下。宋清不住的發抖，口中只叫：「怎好，怎好？」太公情急，拄了拐杖走到後面院子裡，大叫一聲道：「天呀，保佑我兒好好的，我今朝代他死了罷！」言畢投井而亡。宋清見父親入井，官兵已到，沒奈何，只得一靈兒相隨著老父去了。

忠義堂上千軍萬馬奔馳而入，張經略已與蓋天錫、雲天彪、陳希真同登忠義堂上。張公急問：「盜魁宋江，何人獲著？」只見眾將齊到階下，紛紛獻功，或首級，或俘虜。張公一一查點，內中卻並不見宋江。張公急令眾將軍士，在寨內寨外，分頭細細的搜查。須臾間，只見左軍部下畢應元、孔厚率領部眾押解了三百餘名逃賊，並一百二餘顆首級，進來獻功。張公又一一查點了，卻又不見有宋江。賀太平也督領無數將官，押解了無數俘虜、首級進來，張公起身迎入忠義堂。張公問：「獲得宋江否？」賀太平

道：「只是小賊，不見渠魁。」當時忠義堂上設立起五公座來，五副公案：正中一位大經略張公坐下，左邊上首賀太平，右邊上首蓋天錫，左邊下首雲天彪，右邊下首陳希真。眾將士堂上堂下分班侍立。簇新新旗旆飛揚，明晃晃戈矛排列。張公剛傳現在所有擒獲的一齊上來，左右轟雷也似一聲答應。不一時，只見左右驅著那班賊目，一個個繩穿索縛，推到階下，向忠義堂上跪著。內中盧俊義看到此際，宛然是那年夢中景象，不覺心酸淚落。公孫勝卻形同木偶，不言不語。直待後來希真將那法壇神將發放，收了乾元鏡及諸法器，方能言語，所以此刻勘審不及。經略見賊目已齊，便勘問宋江逃向何方，一一問來，眾盜都供稱三日前已不見宋江，實不知其去向。

經略正要刑，劉麟從前關進來，稟稱：「小將見二賊從東山下飛奔而去，必是宋江、戴宗。小將急追過東山，看其蹤跡，實向東平府一路逃去。小將追不上，即忙回轉來。因後關道路不通，又未知大軍已破賊巢，故不回後關，卻從泊外繞轉來，以此來遲。」張公聽了，便急叫康捷向東平府追去。康捷領了令箭，飛速去了。張公便教將盧俊義、公孫勝、柴進、朱仝、雷橫、裴宣、樊瑞、張青、孫二娘、段景住，共□人，一概拘入陷車。

張公正待退座，只見劉廣捉了兩名賊目解上來。詰問名姓，乃是蕭讓、金大堅。左右稟稱：「這兩個人，一個會描仿筆跡，一個會假雕印信。」張公道：「既如此，且就把兩賊勘問一遭。」只見陳希真道：「此刻不但宋江逃逸，即吳用亦尚未獲。據劉麟稟稱，眼見逃賊只得兩人，或就是宋江同吳用，均未可知。此事必須再行勘訊。」雲天彪道：「久聞賊人有天降石碣一件妖事，大有可疑。今此蕭讓、金大堅二賊，既一係善寫，一係善刻，這樁妖事，定於二賊身上有些交涉，也須勘問。」張公稱是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堂上堂下，點起無數火把蠟燭來，提蕭讓、金大堅上來勘審。先問宋江逃向何處，蕭金二人供稱不知。再三推問，實不知情。張公便叫：「抬過那石碣來。」蓋天錫看那二人聽到這句話，面色頓然改變。蓋天錫早已心中瞧科。只見那塊石碣抬到面前，張公與賀蓋等四人一齊觀看。賀太平道：「此非古蹟，確是新鑄。」張公道：「不但此也，上面『忠義雙全，替天行道』八字，果係天言，豈有如此荒謬絕倫？」便喝叫將石碣抬在二賊面前，厲聲問道：「此石碣從何而來？從實招供，免用刑法。」蕭金二人忸怩搭搭的將那番虛皇壇設醮，宋江祈晴感應，是夜天上開眼，射落一團火光，變為石碣的話說了。

蓋天錫便喝叫左右用刑，蕭金二人叫起撞天屈來。蓋天錫對張公道：「這班賊骨頭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張公便喝左右動手。兩旁轉過數名兵卒，將二人一索捆翻，各打了一百訊棍，早已皮開肉綻，血流滿地。蕭讓熬刑不過，只得從實供道：「這石碣上字是小人寫的，因楷書恐人識得破綻，所以改寫古篆。又特訪得那道士何元通善識蝌蚪，所以特寫蝌蚪古篆，又特邀他設醮，以便認識。至於那年天上認真開眼，認真有火光翻落，萬國共睹，卻不解其何故。」金大堅也將怎樣鑄石碣的話說了，又道：「這是宋江想與盧俊義爭位，故與吳用、公孫勝議得此法，特將盧俊義名字鑄在第二。此碣自盧俊義一到山泊之後，就已鑄定。彼時張清、董平等尚還未到，原想就部下頭目中選出幾個，以滿一百八人之數。後同張清等到來，卻好天罡數內餘第□五、□六兩行未鑄，因將張清、董平鑄入。所以董平在五虎將之列，名次卻在□五，頓與關勝、林沖、秦明、呼延灼離開，實為鑄刻已定，難以改易故也。」賀太平又問道：「那董平、張清本位，原擬鑄刻那個？」蕭讓道：「一個擬刻孫立，一個未定。至於地煞數內多有未定，所以龔旺、丁得孫盡有空缺可填。就是蔡福、蔡慶、郝保四、王定六等，也都是臨時填上去的。此一事，惟有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及小人等知悉，餘人都不曉得。」張公大笑道：「妖言惑眾，一至於此。」陳希真道：「你二人同做此詭密大事，那宋江、吳用逃走之處，豈有不曉得之理？」二人都叫：「實不知道。」經略喝打，蕭讓、金大堅磕頭求饒。左右不由分說，拖下去一頓拷打，二人登時斃命。

雲天彪道：「這石碣是妖盜來源，速宜碎之。」張公道：「便叫那位將軍為我一擊而碎。」只見左軍隊裡閃出一員大將，正是哈蘭生，提起獨足銅人，猛力向前，砰然一擊，那塊石碣應手而碎。左右搬了出去，拋入河中。張公道：「宋江逃處，看那二人打死不招，必是宋江瞞著群盜私行先達了。且俟康捷回來，再定計議。料渠魁指日可獲，一面先行報捷。」眾皆稱是。當時會議了報捷奏本，九聲炮響，張公率領賀太平等拜本，差官責奏上馬，飛速往東京去了。

張公等俱退了堂，時已黎明，各進茶點畢，忽報康捷到。瞥見康捷如飛而來，兩脅下夾了兩人，上前道：「末將擒得兩賊在此。」手指一個道：「這是戴宗。」又指那個道：「這是吳用，不是宋江。」經略笑向天彪、希真道：「這果是吳用、戴宗否？」二人同聲稱是。經略便吩咐一齊禁押了。

原來康捷出後關，直向東平路上追去，逢著村坊小市，便向人問訊道：見有如此如此服色的二人過去否？鄉人或言不見，或有幾處說看見的，也是模糊影響，似是而非的話。更兼康捷相貌古怪，遇著幾個膽子小的，不待他開口，早已跌跌撞撞抱頭鼠竄而走，因此無從查究。康捷只得飛速前行，向一路關隘盤問，也無影響。走到傍晚，約行了四百餘里，又趁著月光下走了八□餘里，月色漸落，心中想道：「黑夜追尋，料想難得。不如權且安歇，待到天明，再作區處。」便趁那月光未減，又走了二□餘里，遇著一所小小市鎮，見有一月飯店，正在上排門，裡面燈光明亮。康捷走上前去，正要開口借問，那店小二狂叫一聲，嚇得跌倒在地。康捷忙叫：「休慌。我是經略麾下將軍，公幹過此，到你店裡歇宿。」店小二聞聽，方才定了神，爬起來，請康捷進內坐地。店小二問了茶飯，當即安排上來。康捷一面吃，一面暗想道：「問服色枉是無處尋覓，況且我過了幾重關隘，無處撈摸，一定是那廝改換了服色了，不如問走得快的，定有下落。」想到此際，便向店小二問道：「你們今日見有走路極快的兩個人，經過這裡麼？」店小二不言不見。康捷道：「你聽鄰舍有人說起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不聽見說起。」康捷也不再問，吃完了飯，對店小二道：「我黎明便要動身，先會了房飯錢。」店主應了，忙去著疊一張牀鋪。

康捷和衣而睡，一覺醒來，恰好黎明，抽身便起。店小二道：「官人稍坐，就有熱水了，淨了面，吃盞茶走罷。」康捷道：「無須了。」背上包袱，插了令箭，拔步出了店門。走了數步，覺得口有些燥，便走轉來，到了店門口，便道：「吃口熱茶也好。」店小二應道：「就有了。」康捷進內，放了包袱，復出門外空地小便。小便未了，望見西邊兩個人如飛而來，眨眨眼已過了店門。康捷大疑道：「這兩個人服色不是，為何走得這般快，卻又落在我後頭？體管他，且追上去。」便極了褲子，也不轉店中，迅速趕去。只見二人前面速走，康捷大叫道：「宋公明慢行，有話相談！」二人同回頭一看，一個青面獠牙的追來。就是常人，也當兩腳飛跑，何況腳下有神行甲馬，便射箭也似的去了。康捷趕上幾步，早已追過二人，前面轉身攔住，道：「二位慢行，張經略有話面談，特請二位轉去。」內中後走的一個開口道：「各走各路，什麼張經略李經略，你不要認錯了人。」康捷道：「我不認錯，但是行路快的，便要同我轉去。」言畢，便將二人一手一個揪住，厲聲道：「我奉諭嚴拿宋江，不容稍緩。」那前走的人道：「將軍不要嘍喏，我們二人並無宋江在內。」康捷道：「你二人姓名誰？如果是梁山散頭目，不是宋江，我便放你。」二人慌急已極，前走的道：「我叫戴宗。」吳用見戴宗叫出真名姓來，忙接口道：「我叫張三，宋江在後面便來。將軍如要拿他，在此稍等就到。」康捷哈哈大笑道：「與其等他，不如今轉去尋尋罷。」兩人那裡肯走，惱得康捷性起，一手一個夾在脅下。飛轉身走到客店內，將二人放下，取了包袱，對店主道：「我昨夜問走得快的，就是這兩個。今已捉得，不停留了，改日再會罷。」言畢，夾了兩人飛也似走了。一路上康捷問戴宗道：「你這同伙到底是誰？」戴宗道：「他叫李四。」康捷笑道：「他說張三，你說李四，究竟是誰？若不實說，立取你命。」說罷，將臂膊一緊，戴宗夾得痛極，便狂叫道：「阿呀呀，他是吳用，他是吳用。」康捷方才鬆手，便飛也似回大營來。

賀太平見宋江未獲，便道：「渠魁漏網，怎樣辦理？」張公道：「且將賊黨名數查核一番，看還有幾個漏網。」便將授得之梁山忠義堂、招賢堂兩本名簿，並向陳雲二處弔提歷年戰陣冊子，並傳上現捉的小賊兵，齊到忠義堂訊問查核。

先將招賢堂名目查來，計查：冷豔山賊目四名：鄭金龍、沙摩海、鄧雲、諸大娘，均被陳麗卿斬訖。清真山賊目六名：馬元、皇甫雄業已歸誠，周興為哈蘭生斬訖，王伯超為風會斬訖，來永兒為歐陽壽通斬訖，赫連進明為沙志仁斬訖。青雲山賊目四名：狄雷為樂廷玉、王天霸斬訖，狄雲中傷身故，姚順為樂廷芳斬訖，崔豪為陳麗卿斬訖。鹽山賊目四名：施威為鄧宗弼擒獲，解送京師

正法，楊烈為辛從忠斬訖，惟鄧天保、王大壽現存鹽山。蛇角嶺賊目三名：秦會、張大能現存蛇角嶺，萬俟大年為辛從忠斬訖。虎翼山賊目三名：趙富、王飛豹現存虎翼山，趙貴為鄧宗弼亂箭射死。紫蓋山賊目三名：火萬城為祝萬年斬訖，王良為祝永清斬訖，白瓦爾罕業已歸誠，現經身故。梁山本寨散賊目四名：范天喜逃亡自盡，呼延綽業已歸誠，戴全為傅玉、雲龍斬訖，張魁在鄆城縣逃亡自盡。統計招賢堂賊目，除歸誠、斬戮、自盡、病故外，淨存鄧天保、王大壽、秦會、張大能、趙富、王飛豹六名，現占鹽山、虎翼山、蛇角嶺等處。

再將忠義堂名目查核，計查賊目一百單八名：盧俊義為張伯奮、張仲熊協擒；吳用為康捷擒獲；公孫勝為陳希真擒獲；關勝中傅玉飛錘，回寨病故；林冲與王進戰後身故；秦明為顏樹德斬訖；呼延灼為辛從忠斬訖；花榮為陳麗卿射死；柴進為蓋天錫擒獲；李應為雲天彪斬訖；朱全為鄧宗弼擒獲；魯智深中傷，瘋狂身故；武松在秦封山打仗，力盡自斃；董平為金成英、韋揚隱斬訖；張清為陶震霆斬訖；楊志為李成斬訖；徐寧為任森斬訖；索超為雲龍亂箭射死；戴宗為康捷擒獲；劉唐為畢應元、孔厚、龐毅擒獲；李逵為唐猛、召忻、高梁協擒；史進為哈蘭生擒獲；穆洪為召忻、高梁協擒；雷橫為張應雷擒獲；李俊為真祥麟、范成龍、唐猛協擒；阮小二、小五、小七為雲天彪將住擒獲；張橫、張順為苟桓擒獲；楊雄為真大義亂箭射死；石秀為真大義斬訖；解珍為樂廷芳斬訖；解寶為祝萬年斬訖；燕青為歐陽壽通斬訖；朱武為雲龍擒獲；黃信為陳麗卿擒獲；孫立為樂廷玉斬訖；宣贊為哈蘭生擒獲；郝思文為沙志仁、晁以信協擒；韓滔為傅玉斬訖；彭玘為畢應元射死；單廷、魏定國均為聞達擒獲；蕭讓為劉廣擒獲杖斃；裴宣為王進擒獲；歐鵬為樂廷玉、樂廷芳協擒；鄧飛為樂廷玉斬訖；燕順為李宗揚擒獲；楊林為樂廷玉斬訖；凌振在鄆城縣炮炸自斃。蔣敬為雲龍斬訖；呂方為雲龍擒獲，解赴都省正法；郭盛為陳麗卿擒獲，解赴都省正法；安道全患病身故；皇甫端為劉廣斬論；王英、扈三娘均為陳麗卿斬訖；鮑旭為劉麟擒獲；樊瑞為陳希真擒獲；孔明為歐陽壽通斬訖；孔亮為陳麗卿斬訖；項充為劉麒斬訖；李袞為真祥麟斬訖；金大堅為劉廣擒獲杖斃；馬麟為樂廷芳斬訖；童威為韋揚隱斬訖；童猛為李宗湯斬訖；孟康為傅玉斬訖；侯健為聞達斬訖；陳達為風會斬訖；楊春為雲天彪斬訖；鄭天壽死山泊頭關閣下；陶宗旺為聞達斬訖；宋清投井自盡；樂和為王天霸斬訖；龔旺、丁得孫均為陳麗卿斬訖；穆春為沙志仁、晁以信斬訖；曹正為李成斬訖；宋萬為哈芸生射死；杜遷為晁以信斬訖；薛永為哈蘭生斬訖；施恩為龐毅斬訖；李忠為李成擒獲；周通為雲龍斬訖；湯隆為王進斬訖；杜興為范成龍斬訖；鄒淵、鄒潤中飛虎寨地雷死；朱貴為傅玉擒獲；朱富為王進斬訖；蔡福為金成英斬訖；蔡慶為楊騰蛟斬訖；李立為任森擒獲；李云為鄧宗弼斬訖；焦挺為金成英擒獲，解赴都省正法；石勇在鄆城縣就擒；孫新為陳麗卿、真祥麟斬訖；顧大嫂為陳麗卿斬訖；張青為祝永清擒獲；孫二娘為陳麗卿擒獲；王定六、郁保四均為楊騰蛟斬訖；白勝為孔厚拿獲，死沂州府獄中；時遷為康捷擒獲，解赴京師正法；段景住為龐毅擒獲。統計忠義堂賊目，或斬戮，或擒獲，或病故，得一百單七名，惟有盜魁宋江一名在逃未獲。

張公便向雲陳二人道：「元惡渠魁，豈容漏網，公等剿捕有年，可知其出沒否？」雲陳二人不慌不忙，說出一番話來。有分教：萬里江山，從此江山成永固；一生忠義，居然忠義了殘生。不知雲陳二人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